宋槧太平御覽

宮內廳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五

方術部十六

巫下　巫下　厭蠱

唐書曰薛舉寇幽岐之地太宗征之劉文靜解開山與舉戰於高墌音隻城西南爲舉所敗衛尉郝瓊勸舉秉勝直指長安舉然之臨發而遇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而死

又曰劉文靜性嗜酒與其弟文起酣飲出怨言拔刀斫柱曰會當斬裴寂頭耳家中妖怪數見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被髮銜刀爲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以告其兄妾兄上變高祖以之屬吏

又曰武后將如洛陽至閿鄉縣界騎忽不進召巫者問之

京師圖書館藏書

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採樵者所害
聞大駕今至故來哀告后勑去墓五里不得採樵
又曰肅宗重陰陽鬼神之事或命巫媪乘駟行郡縣爲厭
勝之術有祆人王璵遂以左道爲相代宗亦篤信之凡所
脩築動牽禁忌而奸人黎幹得以左道尹京又內集衆工
編刺珠繡爲御衣既成而焚之爲穰除法且無虛月
又曰永太中迴紇首領羅達干等率其衆詣涇陽請降郭
子儀許之因去甲冑與之相見既而子儀先執杯合胡祿
都督請呪子儀呪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萬
歲兩國將相亦萬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
家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譯曰如令公盟
約皆喜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此行大安穩
然不與唐家兵馬鬬見一大人即歸今日領兵見令公令
公不爲疑脫去衣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鬬見
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躍从之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
頭綵以賞巫師
又曰朔方先鋒兵馬使南陽郡王白元光與迴紇合兵於
涇州靈臺縣西共破吐蕃等十萬餘衆初白元光等到靈
臺縣西探知賊勢爲月明思少陰晦迴紇使巫師便致風
雪及遲明戰吐蕃盡寒凍弓矢皆廢披氊徐進元光與迴
紇隨而殺之
又曰大曆九年七月久旱是日澍雨豐霈初京兆尹黎幹
以旱敕祈雨於朱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更舞觀者
駭笑
又曰房孺復故太尉琯之孽子年二十淮南陳少由辟爲
從事多招陰陽巫覡令楊言已身過三十必爲宰相

又曰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眞以久疾爲巫祝所惑請降官爵以穰之章奏凡七上詞甚切至上難違之故自司空而授僕射

又曰仁會爲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俸佔外有餘輒以納官時人譏其邀名仁會强力病惡晝夜巡警絲毫越法無不立發躬自閥罰略無寬者京城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娘子以鬼道惑衆自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爲神明仁會驗其假妄奏請徙邊上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過不可容也竟依仁會所奏

又曰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德裕壯年得位銳於報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屬疾者舉室弃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信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幣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二千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

又曰劉禹錫貶朗州司馬比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與言者禹錫在郎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舞鼓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鄭人見之皆弃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

又曰小巫見大巫拔茅而弃此其所以終身弗如也

淮南子曰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能占骨法吉凶之氣故見其兆徵徵應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鄭之隱士也壺子鄭子弟子報白者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名死也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

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也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恤也機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怨懼者也壺子視之死生亦齊齊等也

尸子曰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爲樂將欲祭也狗入室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禍長子死哭曰樂乎而不似悲也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焉仲曰願君遠易牙豎刁常之巫公子啓方公曰常之巫能審於死生子病猶疑耶仲曰死生命也病是天也君不守其本而恃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及公病常之巫曰公以某日甍易牙等作亂公歎曰死若有知何面目以見仲父蒙面而死

山海經曰大荒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人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國語曰古者民神之不能雜擇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忠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達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女曰巫在男曰覡

又曰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孫夷王之子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監察之也以告則殺之巫言謗王國王則殺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邵公邵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爲王卿士言人不堪暴虐之政命也

謗者衛巫衛國之巫監察之也有神靈有謗必知也

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

離騷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私呂反而要之椒者香物也所以降精神來所以享神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御史中丞二千石諫議臣博士皆北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群臣皆賀而獨不賀何也對曰恐後有巫爲國害者朔因謝疾去其後卒有

巫蠱之事不知湖竟所終也

相子新論曰昔楚靈王驕逸輕下信巫祝之道躬儛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

異苑曰曹娥父能絃歌爲巫五月五日於西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緣江號哭七日遂投江求之而死

幽明錄曰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取便書巾上如作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愼此也卓後爲呂布所殺後人則知況呂布也

又曰大元年中臨海有巫李不知所由來能卜相作水符治病多愈亦禮佛讀經諸人云明年天下當大疫此增尤劇又二紀之後此邪之西北大郡殭尸橫路時汝南周叔道罷臨海令權停家巫云周令今去不宜南行必當暴死便指北山曰後二十日此山應有異則其事彰也後十餘日大石夜頹落百丈碎磕若雷庚指爲臨海太守過詣周朋饌作伎至夜庚還舫中天曉庚自披屏風呼叔道何癡不起左右撫看氣絕久矣到明年縣內病死者數千

又曰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巫師爲道人也人過禮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柏村禮入門見□閒瓦□背縣竹簾自然床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唱偈者然飲食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至太山門而又身不到推入土地神云道見數千閒瓦屋卽問吏言女道人卽以付之於是遣神卽錄取禮觀未遍見有一人入手四眼捉金杵遂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

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皆何所爲
禮曰事一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鷄鴨
府君曰汝罪應上熱漿使牽著熬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
鐵叉叉禮著熬上宛轉身體燋爛求死不死一宿二日府
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爲頓奪其命校錄籍餘算八年乃
命將錄來牛頭復以鐵叉叉著熬邊府君曰今遣卿歸終
畢餘年勿復殺生淫祠禮乃還活不復爲巫師

江氏家傳曰江統爲太子洗馬諫愍懷太子曰臣聞土者
民之主川播殖築室營都建邑皆有明制著在經典而無
禁忌犯害之文唯末俗小巫乃有此言巫書乃禁入地三
尺有四時方面不皆禁也竊見禁土令不得繕治壇垣動
移屋瓦臣等以爲此違典義不可爲永制

兩京記曰宣政門內曰宣政殿初成每見數十騎馳突出

沒高宗使巫祝劉門奴問其所以鬼云我漢楚王戊太子
死葬於此門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葬
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隨後坐病死天子於此葬
我漢書自遺誤耳門奴因宣詔欲爲改葬鬼曰出入誠不
安改葬幸甚天子歛我玉魚一雙幸勿奪之及發掘玉魚
宛然棺柩略盡

又曰尚書省左司郎廳事後有古冢高宗武后開郎中屢
有暴死者聖曆中有巫者見尚書郎鄭默冢發之得銘誌
符驗棺柩尚在并有瓦木雜器鄭氏子孫相率改葬

厭蠱

史記曰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奏上言
曰疾祟在巫蠱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木
偶至遂掘得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

充自臨斬之

宋書曰文帝時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厲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爲劫坐沒入奚官元凶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嚴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如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鳧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邵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巫蠱刻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與巫蠱事邵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嫁吳興沈懷遠爲妾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

而慶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卽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劭濬劭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白隨或出止親人張昕家後濬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張昕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惆悵驚惋劭弑逆後李武平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焚其尸揚灰于江

梁書曰蕭紀舉岷蜀之衆由外水而下湘東王命方士伯人於長州苑板上畫紀形像親下鐵符釘于支體以厭之

○陳書曰後主陰令人告長沙王叔堅厭魅刻木爲偶人

衣以道上衣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星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又令上書告其事案驗令實後主召叔堅因于西省後赦之免所居官

北齊書曰初立太子恒母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國內初斛律后之廢也陸令萱欲以穆氏代之祖挺請立胡昭儀爲后胡太后亦甲辭厚禮以求令萱以胡氏寵幸方隆不得已而白齊主立之然意在穆氏每私謂齊主云豈有男爲太子而身爲婢妾乃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漸畏惡之於是立穆氏

隋書曰獨孤陁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男郭沙羅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言無有上不悅左遷出怨言上令高熲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推案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蓄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抑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事下公卿寄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牛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

死於其家陁弟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行猫鬼家陁未幾而卒

又曰滕王瓚子綸當文帝世子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姿問之姿荅曰王相祿不凡滕即騰也此字是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善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爲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黃門侍郎牛弘窮驗之

又曰秦王俊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篤含銀銀色異爲遇蠱未能自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薨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席我令作脯擬賜秦王王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蝼蝼上音求下音搜從柩頭出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爲也

又曰蜀王秀漸奢侈違法度及大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終恐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又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陳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立柳鑠杜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收楊諒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振頭仍云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汝何親也滅天理逆人倫皆爲之不祥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搜神記曰鄱陽趙壽有犬蠱有陳岑詣壽忽有大黃犬六七牽出吠岑後余相伯歸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飲之乃愈

雨京記曰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異術常云一見婦人便即能致煬帝嘗密使人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其夜便竊以匿煬帝奇其能使詔素賜之

唐書曰高駢傳云畢師鐸入城呂用之張守一出奔楊行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釘其心刻高駢二字於胷蓋以魅道厭勝蠱惑其心以至族滅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六

方術部十七

祝　符　術

祝

說文曰祝祭主贊詞者

周禮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又曰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辨六號辨九擛（與拜同）

又曰小祝掌小祭祀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甸祝掌四時時之田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禳禜之祝號

左傳曰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

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又曰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之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又襄二十七年曰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又曰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先告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私其祝史祭祝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對曰若有德之君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馨香信媿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祿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內外傾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言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

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福介之關暴征其私丞嗣大夫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人民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責己

又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至海丘見封人曰尒何爲者也對曰臣海丘封人也桓公曰叟年幾何曰臣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壽也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臣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封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罔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叟盍復祝乎封人曰使吾君好學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封人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亦無使君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悅曰此言非夫前二言之善也叟其革之封人瀾然涕下曰願與吾君終言之此言乃夫前二言之上也桓公得罪於父母可因姑姊妹而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因便僻之左右而謝也君乃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也

至今未有爲謝者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

禮外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低賢使能陛下擠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順仲春之吉日遵並大道邦域康阜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邪佞之忠弘積文武之龍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

又曰大夫成群立社祝曰今某月日君爲某立社社祭土而主陰氣也五穀用成萬民以生敢用肥豚嘉蔬清酒伽致天神自今日已來祈請止雨惟靈是聽子孫眉壽萬神含靈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神靈而行而止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綠繩索而賁之

史記曰楚大發兵如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遺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甌窶猶梧懸也言豐年採掇易滿篝籠也篝音□）汙邪滿車（汙邪下地有莠草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吳越春秋曰勾踐五年夏五月將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群臣皆送臨水祖道大夫種前爲祝其辭曰皇天祐助先沈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嘗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謹再拜伏稱萬歲上酒三觴勾踐仰天大息舉杯垂涕嘿無所言

宋書曰王悅之宋明帝泰始中爲黃門郎上以其廉介賜

良田五頃以爲待中在門下盡心力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恣之後姦竊者衆恍之案意刻覆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恍之病甚怕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北史曰後魏時有沙門惠憐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使於西南療百姓

北齊書曰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崔陵妹爲妃勑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女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陵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尸子曰鮑叔爲桓公祝曰使公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魯時甯武子無忘車下時

靈鬼志曰石虎時有胡道人驅驢作估於外國深山中行有一絕澗窈然無底行者恃山爲道魚貫相連忽有惡鬼率之下入澗中胡人急性便大嗔恚尋跡澗中並祝誓呼諸鬼神下遠忽然出一平地城門外有一鬼大鐵桎梏項腳着大鐵桎鬼見道人便乞食曰得食當與汝既至門乃是鬼王所治前見王道人便自說驅驢載物爲鬼所奪尋跡至此須臾即得其驢載物如故

賈誼新書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網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合去三面教之曰蛛蝥作網今之人脩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民聞之曰德及禽獸而況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說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爲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

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曰飲酒謂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定能爲報之乎對曰來見道傍鄙民持一頭魚上田祝曰上得萬木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辭多祭輕而望重王今與吾半日之樂而委以吳王非其計楚王嘿然○新序曰中行寅將軍召其大祝而欲加罪曰子爲我祝辭令不精耶犧牲不肥澤也威儀不謹敬耶齋戒不潔清也乃使吾國將亡何也祝簡對曰昔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憂其德義之不足也今之主君有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且船車飭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而謗詛矣君苟以爲祝之有益於國則謗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人祝不勝萬人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默然而慙

風俗通論曰案明帝起居注東巡太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車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鳴啞啞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歲臣爲二千石明帝賜錢二百萬

世說曰劉靈嗜酒其婦止之靈祝曰天生劉靈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愼不可聽

蔡邕祖餞祝曰令歲淑月日吉時良爽應孔嘉君當遷行神龜吉兆休氣煌煌著卦利貞天見三光鸞鳴噰噰四牡彭彭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灑道中央陽遂求福蚩尤辟兵倉龍夾轂白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侶勾陳居中厭伏四方君往臨邦長樂無疆

符

黃帝出軍訣曰昔者蚩尤揔政無道殘酷無已黃帝討之

於涿鹿之野暴兵中原黃帝仰天歎息愀然而睡夢西王母遣人披玄狐之裘以符受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備後得兵契信戰則尅矣黃帝悟思其符立壇請而祈之祭以太牢用求神祐須臾玄龜巨鼇銜符出從水中置壇中而去黃帝再拜稽首親自受符視之乃所夢也於是黃帝佩之以攻即日擒蚩尤

龍魚河圖曰玄女出□兵符付黃帝制蚩尤

葛仙公別傳曰仙公丹書符投江中順流而下次又投一符逆流而上次投一符不上不下停住水中而向二符皆還就之

神仙傳曰漢章帝問劉馮殿下有怪常有朱衣被髮持燭相隨而走爲可劾不馮曰可帝因使人僞爲之馮以符擲之使人頓地帝驚曰以相試耳乃解之

又曰仙人帛和弟子孫眞舅氏當葬路遠不得車馬和以一函符與眞誡曰汝持此行二十里當有以車牛給汝者又有廚供不可發此函眞行果有一少年御一車牛給眞并送酒食即到舅家以函著衣箱中眞弟不知發函函有紙畫車牛一人御之因失車牛所在

列仙傳曰涓子釣於河澤得符於鯉魚腸中

續搜神記曰吳猛字世雲有道術狂風暴起猛擲符上便有一飛鳥接符去須臾風靜人問之荅云南湖有遭此風者兩舫人是道士呼天求救故符以止風

抱朴子曰劉安君用藥及符能令人含笑則爲婦人蹙面則爲老夫踞地則爲小兒

葛洪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魚往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丹書紙內魚口中投水有

頭魚化□□□□□□□□□□□□禁而飛

術

後漢書曰郭憲字子橫建武七年伐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乃向東北含酒三噀（埤蒼曰噀□也音□）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比後齊果有火災與郊同日

又曰樊英字季齊善風角筭河洛七緯常有暴風從西方來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

邵氏家傳曰邵信臣爲少府南陽遭火燒數萬人信臣時在丞相臣衡坐心動含酒東向漱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以滅火雨中酒香

桂陽列仙傳曰成武丁正月大會以酒沃延中有司問其故對曰臨武縣失火以酒救之遣騎果然

神仙傳曰欒巴爲尚書正旦會得酒西南漱云成都失火作雨救之後使至果如其言

抱朴子曰外國方士能祝龍臨淵禹步龍浮出長數十丈方士吹之則縮短數寸掇取著壺中輒四五寸以水養之餘國少雨屢旱者輒賫一龍往賣之一龍千金取一頭着淵中即興雲雨也

又曰盧江太守華念思就道士學微視術未滿百日夜見天文及四隣不復有屋舍籬障有妾死已久亦見其形與語如平生念思方信道術

又曰李阿者行道逢奔車阿兩脚中車脚卽折弟子古弼見之驚怖阿須臾取斷脚相續如故也

淮南萬畢術曰慈石提棊取雞磨針鐵以相和慈石棊頭置扃上自相投也

又曰鵲腦令人相思取雌雄鵲各一燔之四通道丙寅日與人共飲酒置腦酒中則相思也

又曰老槐生火膠撓水則清弊箕止醎取箕以內醬中鹹着箕矣

又曰首澤浮針取頭中垢以塗針塞其孔置水即浮

又曰燒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又曰赤布在戶婦人留連取婦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燒爲灰置楣上即不復去勿令婦人知取苓皮置甕中自沸如雨也

又曰梧木成雲取梧木置十碩瓦甕中氣盡則出雲

又曰銅甕雷鳴取沸湯置甕中沉之井裏則鳴數十里取家祠黍以啖兒兒不思母

又曰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取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

又曰門冬赤黍薏苡爲丸令婦人不妬

又曰取雞子去汁然艾火內空中疾風高舉自飛去取亡人衣裏磁石懸井中亡者自歸矣

又曰取蜘蛛塗布天雨不能濡之

又曰取馬尾犬尾置朋友夫妻衣中自相憎矣

又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

又曰取牛膽塗熱釜即鳴矣

又曰取伯勞血塗金令人不取化爲石也

又曰拔劍倚門兒不驚

又曰狼皮在戶羊不出牢羊畏狼故也

又曰燒木賣酒人民自聚取失火家木刻作人形朝朝祭之人聚也

又曰取守宮蟲餌以丹陰乾塗女人身男合即滅

又曰蝟膏塗鐵柔不折甑瓦止鳥鳴取甑底抵之則止

又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又曰鷄脛血塗鷄頭不能起

又曰馬齧人取僵蠶塗上屑即止復不齧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七

方術部十八

禁　幻

禁

後漢書曰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風俗通云壽於姚吳太夫）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病侯爲劾之得大虵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虵長七八尺懸死其閒帝聞而徵之謂曰吾殿下夜半復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杖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本性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他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又曰徐登萬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

又曰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

二人遇於烏溪水之上（酈元長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東也）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語曰今旣同志且可試各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易曰枯楊生荑王弼注云荑者楊之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即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弟屋捂鼎而爨上人見之驚懷捂（也懷作也）炳笑不應旣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俗本作者知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笑呼風亂流而濟

吳志曰賀齊討山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有長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則不可禁彼必能禁吾兵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棓選勇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其善禁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彼禁不復行打殺者萬計

蕭子顯齊書曰陳顯達南彭城人顯達出杜姥宅大戰被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中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又曰顧歡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本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動印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住村人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書否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病者果愈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瘳

北齊書曰崔子武季舒之族孫也幼時宿於外祖楊州刺史趙郡李憲家一夜夢一女姿色甚麗自云封龍王女願與崔郎私通子武悅之牽其衣裙微有裂綻未曉告辭結帶而別至明訪問乃是山神遂往祠中觀之傍畫女容狀即夢中見者裂裙尚存結帶猶在子武自是通夢忽恍成疾後逢醫禁之乃絕

隋書曰張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

唐書曰葉法善嘗於東都麥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於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於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其病遂愈

六韜曰武王代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於築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爲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着頭箭丙丁日拔着口箭戊己日拔着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各以來貢

異苑曰永嘉陽童孫權時俗師也嘗獨乘船往建寧泊在渚次宵中忽有一鬼來欲擊童因起謂曰誰敢近楊童者鬼即稽顙云實不知是楊使者童便勑使乘船飛迅駛有過猛帆至縣乃遣之

又曰趙侯少好諸術姿形悴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開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兒所盜乃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嘯羣鼠俱到呪曰凡非敢者過去有止者十餘剖腹看藏有米在焉曾徒跣須履因仰頭微吟雙屐自至有笑其形容者便佯說以酒杯向口中即掩鼻不脫仍稽顙謝過著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

馬侯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

神仙傳曰嚴青常從弟子家夜歸都督夜行逢青呵問何人夜行青亦厲聲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應對不知是青因叱從兵使錄夜行人青亦復叱其從神曰皆縛夜行人青便去而都督及從者數十人人馬皆不復得去明旦行人見都督問何爲在此都督曰事狀如此行人曰必是嚴公也都督曰我不能得動可報余家家人知之往叩頭啓謝青自說昨宵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大聲曰解遣昨宵所錄夜行人還去都督乃得去其後夜行每見行人先逆問非嚴公乎

又曰王方平降蔡經家北舍有姓陳者失其字嘗罷尉也聞經家有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方平遣人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北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向日方平從後視之言曰噫君心敘不正終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以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符併一傳着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令君度世也能令君本壽自出百餘歲也可穰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祟者君便以符帶此傳以勑社吏當收送其鬼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効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後弟子行其符不効也

抱朴子曰治金創以氣吹之即斷痛登山蛇虺毒蟲中人在近者就以氣禁之其相遠者或數十里便延治之呼其姓名而呪之男也吹我右手記識其時後校問之皆即時愈也又有介象者能以氣禁一里中愈居人炊之不得蒸以氣禁樹上羣鳥即墮地又於茅屋上囊火煑雞熟而茅

不燃又禁刀矛以刺人腹以椎打之刃曲而不復入又燒釜正赤而立上火之不知熱以錢投於沸釜湯中亦探取錢而手不灼能令一市人皆坐不得起

幻

說文曰幻相詐幻惑幻人從反子○周書云無或譸張爲幻

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元會在庭作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

又曰安帝時作九賓樂有含和賓利之獸從西方來戲于庭人前殿激水化成魚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長丈丈出水遨戲于庭炫熠日光

又曰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晉書曰郭璞將促裝去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郭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而去

後魏書曰悅般國貢君九年遣使朝貢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碎陷背血出淋落數升或盈斗以草藥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恐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

崔鴻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

北齊書曰由吾道榮琅琊人也初晉陽有人甚明法術爲人傭力無識知者道榮聞之訪得其人以道榮好尚將法授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山仙人有罪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鄉里卿且送吾至于汾水及至汾河值水暴至其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絶徐自沙石上渡河而去道榮嘗至遼陽山中夜逢猛獸以杖畫地成大坑猛獸逐走

唐書曰顯慶元年上御安福門樓觀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爲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如聞在外有婆羅門胡等每於戲處乃將劒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並遣發還蕃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色並不須遣入朝

金樓子曰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入水火貫石及山川移城邑秉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爲起中天之臺鄭衛奉承雲之樂日日獻玉衣月月薦玉食幻人猶不肯舍乃攜王至幻人宮稱以金銀絡以珠玉鼻曰所納皆非常人聞物也由是王心厭宮室幻人曰易之耳王悅遂肆志遠遊

西京雜記曰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爲幻能刺虵御虎佩赤金爲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

又曰淮南王好方士皆以術見遂後畫地爲江河攝土爲山嶽嘘呼爲寒暑噴嗽爲雨露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

異苑曰尚陽新城叟晉咸寧中爲淫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木自鑒輒見所署置之人衣冠麗然百姓信惑京都翕

習收而斬之

又曰上虞孫潑奴多諸幻伎元嘉初叛建安中復出民間治人頭風流血滂沱噓之便斷創又即歛虎傷蛇噬煩毒乘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群雀來萃夜呪蚊蚉悉皆死於側至三十年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術慮必亡叛約繡柳鏁檢爲重複明日已失所在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復續之此火所在人士聚觀試其斷時先以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續之坐有頃坐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兩段合將視之則復還連絹無異故體時人多疑以爲幻陰乃試之眞斷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餳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爨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燃消糜乃盡及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解吞刀吐火珠玉金銀說其所受術師曰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甚恠之慮是狂人便語之云自可爾君欲何許自厝耶其人荅云若見許正欲入籠子中籠不便擔人過恠之乃下擔入籠中籠更不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重於先既行數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肴饌豐腆亦辨乃呼擔人來食未半語擔人我欲婦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皃甚美二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嬌語擔人云我有

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竈中有一家大富資財巨萬而性慳悋語擔人云試爲君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罌中終不可破便語君作百人廚以周一窮乏馬得出耳十人即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裝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人飲食以飴百姓窮者當時便作父母在床也

幽明錄曰安城人俗巫也善於幻術每至祠神時擊鼓宰三牲積薪燃火盛熾束帶入火中章紙燒盡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時王凝之爲江祠王當酒行爲王刷頭簪荷葉爲帽與王亦當不覺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一坐驚駭

桓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佯死目陷虫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聳眉動目荆州有鼻飲之蠻南城有頭飛之夷非爲幻也

孔偉七引曰弄幻之士因時而作殖苽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黃售白麾天與雲霧畫地成江海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八

疾病部一　揔敘疾病上

說文曰疾病也疹病加也疢熱病也癉勞病也疸黃病也疴久病也

釋名曰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並在膚體中也疹診也有結聚可得訴見也痛通也通在膚脉中也癢楊也其氣在皮中人搖發之揚出也

爾雅曰痛瘏瘏也顏玄黃劬勞咎頟癃痏鰥戮瘋癩癃痺痒疵疵閔逐疢痗瘥痱癉瘵瘼瘠病也

方言曰南楚疾愈謂之差或謂之閒或謂之知通語也或謂之瘳或謂之除奄於怯反殫音業微也晉楚之閒凡病不甚曰奄殫郭曰半臥半起也凡病少愈而加劇

謂之不斟斟益也或謂之何斟言雖小損無所益也瘼音莫復病也東濟海岱之間曰瘼或曰瘕秦曰瘖音閻或諶

周易無妄卦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也

周禮天官下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熱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又曰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有死傷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禮記曲禮下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

又曰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鄭玄注子春曾參弟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畫也謂牀簀也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僞之聲也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革急也變動也

又喪服大記曰疾病外內皆掃爲賓客將來問病也疾困曰病也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聲音動人欲靜也寢東首于北牖下廢床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

又曰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

左傳成十五年曰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又昭上日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病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隘（于小小底以露其體湫集底帶也露羸也一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今無乃一之則切生疾矣

又昭上日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君過故公曰女不可將死而天下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事具醫門）

又昭二日鄭子産聘于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

春秋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跛孫良夫眇曹公子手僂同聘于齊齊使秃者御秃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相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自此始也（麋俗胥閭門名也御迎也）

春秋公羊傳曰衛蠆不立惡疾也（可休解曰惡疾聾盲之屬）

國語魯語曰子叔聲伯如晉郤犨欲與之邑弗受（郤犨晉卿苦成叔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以辭苦成叔之邑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其若國棟其若德夫苦成叔欲任兩國而無大德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懼易焉（疾疫厲病）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啓開也曾以爲孝子受體於父母當完全之今疾或死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

史記曰陳軫適秦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爲越聲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又曰留侯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漢書曰服辟穀藥靜居行氣也

漢書曰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病困不自激卬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乃返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

魏志曰太傅鍾繇有膝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晃皆使虎賁輦士殿就坐後三公疾常以爲故事

吳志曰呂蒙獲關羽封爵未下會疾發權時在公安延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邦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仰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

晉書曰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

又斷賓客

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虵意甚惡之既飲而

疾作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蚝廣意盃中蚝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又風俗通曰予之祖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弓照於杯中某影如蚝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病云蚝入腹郴召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有一蚝因謂宣此乃壁上弓影耳非他怪宣意遂解甚夷懌

又曰皇甫謐字士安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而止謐嘗上疏曰久嬰篤疾臚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支酸重於今困劣

宋書曰羊欣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

沈休文宋書曰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

裴子野宋略曰殷景仁入居西州疾篤上爲之累息勑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

謝綽宋拾遺曰宋慤表曰臣昔貧賤時嘗疾病家人爲臣齊勤苦七日臣晝寢夢見一童子青衣持縑廣數寸與臣臣問之用此何爲荅曰西王母符也可服之服符竟便覺一二日病差

梁書曰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正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壯焉重衣以覆之

有頃許汗流於背即起二年果卒

南史曰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汝有重病荅曰舊有冷病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訴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乃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北史曰齊蘭陵王長恭有戰功帝忌之人謂長恭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

後魏書曰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瘻而舉頤因跛而後步因譽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北史曰周裴俠嘗遇疾沉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應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

又曰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綱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爲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病自除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

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又曰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黎往問之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以女爲鼠肝乎以女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爲父母信陰陽制人甚於父母

又曰南榮趎曰里人有疾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問大道也譬猶飲藥以加病者也司馬彪曰加增加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病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弗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又曰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列子曰鼻將窒者先覺燋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又曰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不識先後不識今古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以居室之半請其方儒生曰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方密傳

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而積年之病一日都盡公樊其歡出樊其憂平公見病復之而來問之而來

又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謁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其子曰求曉終謁三醫而季梁之疾自瘳

墨子曰墨子病洗鼻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福善禍惡今先生聖人也何故病墨子曰病者多方有得之勞苦有得之寒暑今有百門而閉其一賊何處不入哉

管子曰凡國都皆有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不能自生者上收而養之

尹子曰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謀

又曰人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

韓子曰秦昭王有疾百姓賞牛而家爲王禱

魏子曰待扁鵲乃治病終身不愈也用道術則無所不治也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瘧木氣多偃生子多有此疾岸下氣多尰濕氣所坐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殘殘折不終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仨下而平也陵氣多貪象陵積聚

春秋後語曰齊桓公六年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腠理皮膚也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病爲功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脉後五日復見曰疾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桓侯遂卒

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之左右曰君

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也除之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智者謀之而與不智者敗之使秦政如此則一舉而亡國矣

韓詩外傳曰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曰痿躄逆脹滿支隔盲煩喘痺風賢醫治之如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躄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使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隔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用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亟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患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主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出石室召范蠡謂之曰吳王疾病三月不愈孤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澤甚厚恐疾之無瘳也唯先生卜焉范蠡曰今日日辰陰陽上下和親無相入者法曰天一救且何憂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當有瘳也

呂氏春秋曰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摯視疾謂太子曰王疾可已雖然必殺摯非怒王則不可治怒而摯必死太子請之文摯期往而不至三齊王已怒文摯至不解履登牀王重怒叱而起病乃已生烹文摯

物理論曰趙簡子有疾扁鵲診候出曰疾可治也而必殺醫焉以告太子太子保之扁鵲頻召不入入而著履登牀簡子大怒便以戟追殺之扁鵲知簡子大怒則氣通血脉暢達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九

疾病部二

摠敘疾病下

陽狂　狂　人謂之狂　癲　癡　癇

摠敘疾病下

呂氏春秋曰身盡府種筋骨沉滯血脉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高誘曰府腹疾也種首疾也極三關之欲以病其身故九竅寥寥然虛曲失其適以害其生也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

太公金匱曰丁侯不朝武王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太劇使人卜之祟在周恐懼乃遣使者請之於武王願舉國爲臣虜武王許之歸爲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降勿復過也使者辭去歸至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

金澤文庫

六韜曰欲伐大國行且有期王寢疾十日不行太公負之而起之曰行已有期君不發天子聞之國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焉如無病者

說苑曰邴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及即位衆莫知亦不言帝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封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必饗其樂以及子孫病果愈封爲博陽侯

世說曰衛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曰因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病小小而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胥肓病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都人久聞其姿容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不堪勞遂發病死時人謂之看殺

語林曰王仲祖病劉眞長爲稱藥苟令則爲量水矣

又曰孔君平病困庾司空爲會稽省之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孔慨然曰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而反作兒女相問庾聞迴還謝之請其語言

相譚新語曰余少時見楊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病了雲亦言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文卒暴及倦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病一歲卒

王符潛夫論曰夫理世不得眞賢譬由治疾不得眞藥也治病當得眞人參反得羅菔當得麥門冬反得蒸穰麥已而不識眞合而服之病以浸劇不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識而藥皆無益於療病因棄後藥弗敢復飲而更求巫覡者雖死可也

論衡曰子夏喪明曾子責以有罪按伯牛有疾仲尼以爲命也或是喪子數哭因中風耳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恙病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病邪案上古之時草居野宿恙噬蟲也善食人心凡相勞問曰無恙乎非爲病也

白虎通曰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不豫者不復預政也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民也負薪犬馬皆謙也

楊泉物理論曰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體羸性弱不堪藥石或剛暴狷急喜怒不節或情慾放縱貪淫嗜食此皆良醫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爲也必使無病也不可爲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

又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葛洪神仙傳曰茅君治於茅山人有疾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皆一二擲雞子還之歸破之皆無復黃者病人常愈若中有土者不愈以爲常候雞子如故無開處也

漢武故事曰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君乃見其形自脩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命爲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疾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有方鐙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疾病在內照揜心則知其病之所在

皇甫謐高士傳曰安丘望之病弟子公沙都來看之舉立於庭樹下安丘曉然有痊開目見雙赤李着枯枝都仰手承李安丘食之所苦盡除

皇甫謐自序曰士安每母病輒推燥居濕以複易單

何顒別傳曰張仲景過山陽王仲宣謂曰君體有病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時年十七以其言貫遠不治後至三十疾果眉落

三輔決錄曰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勑兄子可立一負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劉楨與曹植書曰明使君姤垂憐哀意眷日崇譬之疾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

狂

書曰狂恒雨若（君行許妄則常雨順之）

尚書多方曰周公曰惟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

毛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又東方未明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論語子路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中行行能得中者狂者進取於喜道狷者守節無爲）

又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又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國語晉語曰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獲（下邑晉邑安于趙簡子家臣）賞之固辭賞之對曰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汝（言戰

闕爲凶事猶人有狂易之疾是以狂疾賞也不如直趨而出乃釋之

漢書曰昌邑王賀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慧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不狂似狂也故言清狂或曰清狂如今白癡也

又曰蕭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次公寬饒字

醒而狂何必酒也

又曰王莽時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東觀漢記曰郅惲字君章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即收繫惲難即害之使黃門脅導惲令爲狂疾惚恍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

吳志曰全琮爲督議欲分別諸將有所掩襲朱桓素高氣恥見部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

王隱晉書曰吳彥給役陸抗抗欲拔之患衆不聽乃悉請當爲將者入坐以試勇怯有一狂人拔刀跳梁來向坐中餘者皆走唯彥獨坐舉抗禦之狂人乃退衆服其勇

沈約宋書曰袁愍孫著妙德先生傳曰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也唯國君穿井汲獨得無恙國人既狂謂主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懽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

宋書曰顏延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義躍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

鬻子曰昔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

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

又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

淮南子曰谷氣多痺丘氣多狂

又曰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不知禍福也

又曰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怨人不喜則憂謂之狂生

又曰士有禍則詘有福則盈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之謂狂

傅子曰惡劉曄於魏明帝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帝如言以驗之果得情從此疎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抱朴子曰食萇蕩令人狂荒不可謂人本有荒狂

山海經曰觀水多鰩音遙魚其味酸食之已狂

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

禰衡別傳曰衡爲鼓吏裸身辱曹操孔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令求得自謝

裴楷別傳曰石崇嘗與裴楷孫綽酣宴而綽慢節過度崇責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

王韶之始興記曰觀亭峽下有神廟傍巖向江經道不恪者必狂走或變而爲虎

世說曰阮德如嘗與親友逍遙河側歎曰大丈夫不能使僕從陷於河橋非丈夫也坐者或曰德如以高素致名不應發此言必將病之候俄而性理果僻欲逸走家人嘗以一細繩橫繫之戶前以維之每欲出礙繩輒反時人以爲

名士狂

黃帝八十一問曰狂顛之疾何以別荅曰狂之始發少臥少飢自賢自貴妄笑好樂神異經曰西方有人飲食被髮東走其婦追之不正怒亦被髮名曰狂一名顛一名猶一名風此人夫妻與天俱生狂走東西沒晝夜

魏武帝令曰昔吾同縣有丁幼陽者其人衣冠良士文學問材器吾愛之後以憂恚得狂病即差愈往來故嘗共宿止吾常還歸謂之曰昔狂病儻發作持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輒遣不與共宿

陽狂

周書曰太公曰知與衆同者非人師也大知似狂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癡不能成事

史記曰箕子紂庶兄也諫紂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惡而自悅民吾不忍爲乃被髮陽狂而爲奴

又曰蒯通說韓信信不從通乃陽狂爲巫

東觀漢記曰丁鴻讓國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愴垂涕歎息乃還就國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舉茂才讓於友陳重刺史不聽義陽狂被髮走不應命

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陽駿欲以女妻焉而衍耻之遂陽狂自免又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衍陽狂斫婢以自免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世爲郡守少放蕩不羈撿益州五辟公府再辟皆不就陽狂不詣郡縣舉致改服逃出舉州追求乃於成都賣熟布弟見長文蹲踞地嚙胡餅刺史知其不居禮送還家

英雄記曰向栩字甫興性卓詭不倫恬讀老子狀如學道文似狂生好被髮着慘頭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仕吳拜光祿大夫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身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拜

晉華陽國志曰犍爲費昭不肯仕公孫述乃漆身爲厲陽狂以避之

史記曰接輿人生左右諸郎牟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今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若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

漢書曰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沛公略地陳留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騎士歸食其謂曰吾聞沛公有大略吾所願從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如所戒沛公召之

後漢書曰延熹末黨事將作表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紘倜儻不務小節語嘿無常時人謂之狂性[illegible]

南史曰王僧達所爲非法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慨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illegible]

後魏任城王澄傳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閒搆常恐不令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illegible]

唐書曰蘇世長嘗從高祖幸涇陽校獵至高陵合圍是日大獲陳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又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illegible]

墨子曰周公旦人謂之狂後世稱其德[illegible]

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棘津遇七十餘主不聽人皆曰狂丈夫[illegible]

莊子曰宋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避至於家家人止之以爲狂也（呼避使人避道也家人謂狂止而不聽此乃言聞其所未聞則以爲狂也）

世說曰諸葛亮在西朝少有清譽尤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氏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論之爲狂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儔詣檻車與別亮問王曰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亮曰逆則宜殺狂則何所徙

繆襲撰仲長統昌言表稱統曰統性俶儻敢言不拘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語默無常時人或謂之狂

癲

說文曰癲病也

莊子曰流脉並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癲病

風俗通曰俗說臥枕戶砌鬼陷其頭令人病癲

語林曰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荅許椽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讀竟乃歎曰癲何預盛德事耶

圖畫書曰云崗三頭相連無有頭尾狂癲絕世

黃帝素問曰人生而病癲疾者安得知之岐伯曰此名胎病此得在腹時母大驚氣上下精氣并令子發癲病

范汪祕方曰邪入於陽轉則爲癲長安李府君女得癲病募治愈者賞白萬朝那縣卒自言能不敢求錢但願爲門下卒服藥即愈

祖台之議錢耿殺妻事曰尋建康獄竟囚錢耿癲疾發作歐殺妻子無他變故荒病之人不蒙哀矜之施無知之禮加以大辟之刑懼非古原心定罪之義

癡

左傳曰晉周子有兄不慧不能辨菽麥蓋所謂白癡也

後漢書曰光武見劉盆子曰宗室無蚩者蚩癡也

魏志曰許褚以勇力常從太祖征伐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謂之癡虎

魏略曰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初客三輔關中亂南入漢中後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幣布連結衣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故號之曰寒貧也或往存卹之輒跪拜人復謂其不癡

晉書王述字懷祖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始辟爲中軍參軍既見無他言唯問以江東米價述但張目不荅導曰王椽不癡人何言癡也

南史曰沉昭略字茂隆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于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沉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魏志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客止舉動甚癡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晉書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尤善丹青嘗以畫一廚糊題其前寄桓玄皆深所珍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封見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以自蔽玄就溺焉愷之嘗在桓溫府嘗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而論之正得其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癡絕畫絕

後魏書曰太祖謂尚書崔玄伯曰蠕蠕而蠢反之民昔來號爲頑囂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

隋書曰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必長好讀書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唐書曰竇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躭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癡

又曰雜端御史最爲雄劇食坐之南設一橫榻謂之南牀

殿中監察不得坐其榻亦謂之癡牀言處其上者皆驕慢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牀

又曰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時謂妬癡

風俗通曰夜糴俗說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今乃夜糴俗明其癡騃不足

郭子曰王長史求東陽王蒙字仲祖撫軍不肯用晉太宗簡文皇帝先爲撫軍大將軍王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乃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眞癡也會稽王簡文先封

世說曰任育字長年少時甚有令名自過江便失志下飲人問云此爲茶爲茗覺有怪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令嘗行從棺底下流虔涕泣而悲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應璩新論曰漢末桓帝時郎肖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笙竽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鶚左右僞稱善亦復自搖頭馬子侯爲人頗癡自謂曉音律黃門樂人更往嗤誚子知不知名陌上桑反言鳳將雛搖頭忻喜賜左右錢帛無復慙也虞翻書曰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爲求婦不知所向君爲訪之勿怪老癡譽此兒也

癲

說文曰癲病也

續晉陽秋曰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癲病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正周弃市刑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當弘通物之理愚謂可特原母命投之遐裔從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

疾病部三

聾　盲　瘖啞　吃
禿　鸛　齲齒　兎𤸫
瘻　傴僂　疣贅　瘤
跛躄偏枯附　僵

聾

說文曰聾無聞也從耳龍聲秦晉謂之聤音宰方言曰益梁之州謂聾曰聤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聤

又曰生而聾謂之聳

釋名曰聾籠也如在蒙籠之內不察也

左傳僖中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

漢書曰黃霸爲潁川太守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承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

東觀漢記曰尹敏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士與敏善過候敏敏坐繫免官出乃歎曰瘖聾之徒直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禍也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莊子曰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水氣多瘖風氣多聾

說苑曰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非其人而語之不聽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若聚聾而鼓之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貧薪施九成六變不爲聾夫設談數曰後魏中書侍郎裴敬憲字伯茂敬憲新搆山亭與賓客集謂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爲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裴聾也敬憲患耳故以戲之憲初不晤於後覺忻然謂子才曰長忌及戶高則無害公但大語聾亦何嫌

盲

廣雅曰矇瞍瞽盲也

方言曰半盲爲瞀（呼鈎反）

說文曰盲目眸也眇一目小也眺目不正也瞎目病也瞇童子不正也眄目偏合也青目病主翳（音縊）也瞍無目也

周易履卦曰六三眇能視跛履象曰眇能視不足以與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毛詩臣工有瞽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禮記檀弓上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精也）曾子弔之曰

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而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河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又仲尼燕居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

韓詩外傳曰海之上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遊於天下過神淵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必死訢言飲之其僕以其言飲之馬果死菑丘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去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漢書曰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史茂陵杜業與同姓字俱以才能稱京師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之爲小冠杜子夏業爲大冠杜子夏

東觀漢記曰杜篤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

魏略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爲軍師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著地

魏略曰太祖聞丁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儀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懋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明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惇當與女何況但眇乎

沈約宋書曰景王嬰孫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內之以藥

梁書曰鄱陽王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目咸謂精神所致也

又曰江紹（甫鳩反）字含潔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紹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紹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蒨乃因智者荅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勑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中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又曰元帝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既而采女石氏侍始寢戶慢有風迴裙裾武帝意感幸之乃生元帝賜采女姓曰阮進爲脩容脩容常失珠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目以厭之不知其珠孝元吞之信宿之間珠遂便出一目致眇魚之報焉

南史曰梁湘東王於江東泛舟顧而言曰今可稱有樂功曹劉源曰帝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當道目眇眇分愁予耶坐者股慄酒遂不酣又邵陵王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直有全功

後魏書曰祖班以罪徙於光州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

言班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勑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內夜中以蕪青子燭熏眼因此失明

異苑曰丹陽多寶寺元嘉中畫佛堂作金剛寺主奴婢惡戲以刀刮其目眼輒見一人甚壯五綵衣持小刀挑目精數夜眼爛於今永盲

後越書曰戎陽一目瞽劉曜冠洛水復降曜曜敗生擒送前石使人罵曰瞎狗何降賊復持瞎來陽曰臣不降即死

死則大王那得復見瞎狗前石笑曰瞎狗不足汚刀活之

文子曰師曠瞽而爲太師

列子曰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子又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城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太半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盲疾俱復

莊子曰連叔謂肩吾子曰夫瞽者不知文章之觀

又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盲者不能自見

又曰許由曰夫眇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

尹文子曰瞽者無目而耳不可以瞭察視也精於聽也

又曰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

韓子曰瘖則盲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則窮矣

淮南子曰今夫盲者行於道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

桓譚新論曰余爲典樂大夫得樂家記言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帝問其何服食至

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教爲樂鼓琴不導引不知壽得何力余以爲寶公少盲專一內視故

抱朴子曰魏武收左慈慈走入市吏傳言慈一目眇葛巾單衣於是一市皆然也

又曰董君異以玉醴與盲人服之而愈

世說曰顧愷之畫殷荆州形殷不許顧曰明府正當嫌眼耳明點童子飛白拂上若輕雲之蔽月

又曰桓南郡與殷荆州語次因作危言桓公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云百歲老公攀枯枝井上轆轤臥小兒殷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故也

法顯記曰祇洹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木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佛爲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着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重之無敢伐者遂以得眼爲名

楚辭九章曰離婁微睇瞽以爲無明

蔡邕瞽師賦曰夫何矇昧坐瞽夸心窮忽以鬱伊日冥而無睹兮羌永煩以悲愁

[illegible]瘖啞

釋名曰瘖喑也喑然無聲也

漢書曰韓延壽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死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

又曰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飲瘖藥

吳書曰程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瘖百餘日卒

文子曰皐陶瘖而爲士師

淮南子曰瘖者可使守圉不可使通語

又曰夫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滿氣發瘖驚怖爲狂

又曰水氣多瘖

黃帝素問曰瘖者何病岐伯曰胞絡之脉何以言之胞絡繫於腎少陰脉實腎繫舌本故不能言

續搜神記曰沛國一士人姓周生三兒向應可語便啞皆七八歲有一人經門過來乞問主人此是何聲云是僕兒頻生三子皆啞不能語客曰君冥罪還內省我於外待君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便入內思良久而出謂客曰昔爲小兒時當牀上有鷰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食哺子輒出頭作聲受之積日此如時屋下攀得及巢試以指內巢中鷰看亦出口承之乃取三蒺藜各與其子吞之既死其母尋還不復見其子出戶徘徊悲鳴而去有此事今甚悔之客曰是矣便問其三兒言語周正

異苑曰高惠清隆安中爲太傅主簿忽晝日有羣鼠更相銜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淸尋得瘖疾數日而亡

靈驗記曰王導河內人也兄弟三人並得時疾其宅有鵲巢且夕翔鳴聞其誼噪俱惡之念云差當治此鳥既差果張取鵲斷舌而殺之兄弟悉得啞疾

吃

說文曰吃言語難也

方言云讒極吃也或謂之軋或謂之嬰郭璞曰軋㱿氣不利也江東名吃爲喋也

漢書曰魯恭王餘口吃難言

又曰司馬相如吃而善著書

又曰揚雄爲人簡易口不能劇談劇甚也一說劇遽疾也言吃不能疾言也

鄭玄自序曰趙商子宇子聲河內溫人博學有秀才能譜難而吃不能劇談

管子曰吾畏事不敢爲事畏言不敢爲言故行年六十如老吃耳

新序曰周昌者沛人以軍功封汾陰侯御史大夫高帝欲廢惠帝立戚夫人子如意群臣固爭莫能得昌廷爭之强上問其說昌爲人吃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則知其不可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世說曰魏明帝口吃少言而內明斷

世說曰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幾艾鄧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禿

禮記曰禿者不免

穀梁傳曰魯季孫行父禿聘于齊齊使禿者御音迓

蔡邕獨斷曰古幘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乃始施巾故語曰王頭禿慌幘施屋

秦書曰苻堅微隱士張巨和至長安堅賜以衣冠和辭曰年老頭禿不可加冠野服而入既見求歸矣

釋名曰鼻塞曰齆

晉書曰謝安字安石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也

崔鴻春秋後趙錄曰王謨字思賢齆鼻言不清暢尫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石勒疑之長史曰請試之政教嚴明百城尤最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參軍教鸚鵡令語遂無

所不名當大會令効人語有一人齆鼻語難學因以頭內
瓮中以効焉

齲齒

釋名曰齲朽也蟲齧之齒毀朽也
續漢書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齲齒笑齲齒笑者齒
痛也
淮南子曰豕木愈齲豕木食齲蟲也
又曰決物治齲君子不與

兎齧

續晉陽秋曰魏詠之生而兎齧相者云後當貴年十八聞
荆州殷仲堪帳下有術人能治之因西上仲堪與語令師
看焉師曰可割補之但應百日食粥不語笑詠之曰半年
不語亦當治之百日也師爲治而差

宋書曰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騎者謂之羊短長肥
瘦皆有比擬顏師伯齧齒號之曰齩

瘿

說文曰瘿頸瘤也
焦贛易林曰瘿瘤瘍瘃爲身害傷
范曄後漢書曰眞定王劉楊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瘿揚
爲主楊病瘿欲以惑衆
魏略曰賈逵前在弘農與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
瘿後所病稍大自啓欲割之太祖惜逵恐其不活教謝主
簿吾聞十人割瘿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瘿愈大
宋書曰杜豫病瘿初攻江陵吳人以瓠壺繫狗頸示之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如葵名曰杜衡食之已瘿
博物志曰山居之民多瘿又稽康養生論曰頸處險而瘿

莊子曰闔跂支離無脤甕瘣大瘣
典術曰服食天門冬治瘣除百病

傴僂

禮記喪服四制曰傴者不袒
穀梁傳成公曰曹公子手僂聘於齊齊使傴者御蕭同姪
子處臺笑之
孫卿子曰周公僂背
莊子曰子輿病曲僂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淮南子曰木氣多僂

疣贅

說文曰疣贅也
釋名曰疣丘也出皮上聚高如地之有丘也贅橫生一肉
着體也

梁書曰武帝丁嬪生而有赤誌體又多疣及帝納之無何
並失
莊子曰彼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
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也
太玄經曰割疣贅惡不得大
山海經曰單孤之山滑水出焉中有滑魚狀如鱓其音如
梧食之已疣
又曰旄山有鰦魚狀如鱧食之者不疣

瘤

釋名曰瘤流也聚而生瘤腫也
魏略曰晉景帝先苦瘤自割之會母丘儉反而瘤發及儉
走竟以自終蔡謨表曰臣先有瘤腫在署上十數年初無
患苦忽自潰

晉書曰趙王倫得異鳥問皆不知名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置牢室明旦開視並失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

沈約宋書曰朱齡石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

列女傳曰齊宿瘤者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故以名焉閔王出而女採桑如故王召問之對曰受之父母教採桑不教觀王王曰此奇女也內以爲后女死後燕遂屠齊

跛躄偏枯附

方言曰自關西秦晉之間足蹇謂之逴勑略反

周易歸妹初九曰歸妹以娣跛能履

禮記喪服四制曰跛者不踊身有痼疾不可備禮也

左傳宣公下曰晉侯使郤克會于齊傾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故笑之

又穀梁傳成公曰衛孫良夫跛郤克眇聘於齊齊使跛者御跛蕭同叔子處臺笑之

春秋後語曰秦攻趙急求救於齊齊王曰必長安君爲質長安君者太后之小子也太后愛之不肯遣大臣强諫太后怒左師觸龍請見太后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恐太后體亦所苦也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耳因是太后怒色稍解乃徐說之太后從之

又曰趙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盤散行汲散音珊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跛躄之疾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者頭平原曰諾及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豎子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門下客稍稍引

去過半平原君怪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璧者於是半原斬所笑美人頭造璧者而謝焉

漢書賈誼上書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瘇非徒病瘇又苦蹶盭蹶腳掌盭古戾字謂反戾也

又曰方今天下又類辟旦病痺辟足疾痺音肥風疾也夫辟者一面痛痺者一方痛

又曰哀帝有痿痺如淳曰兩足不能相過曰痿

齊書曰始安王遥光字元暉生而璧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遥光襲爵足病不得同朝列常乘輿自望賢門入遥光多忌人有餉屐者以爲戲已大被嫌責爲賤云智不及葵亦忤旨

唐書曰賈直言者父道沖以伎術得罪賜酖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洩于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病躄

淮南子曰寇難至躄者告盲者負而走兩人皆得其能也故使瘖者語使躄者走大失其所也

偏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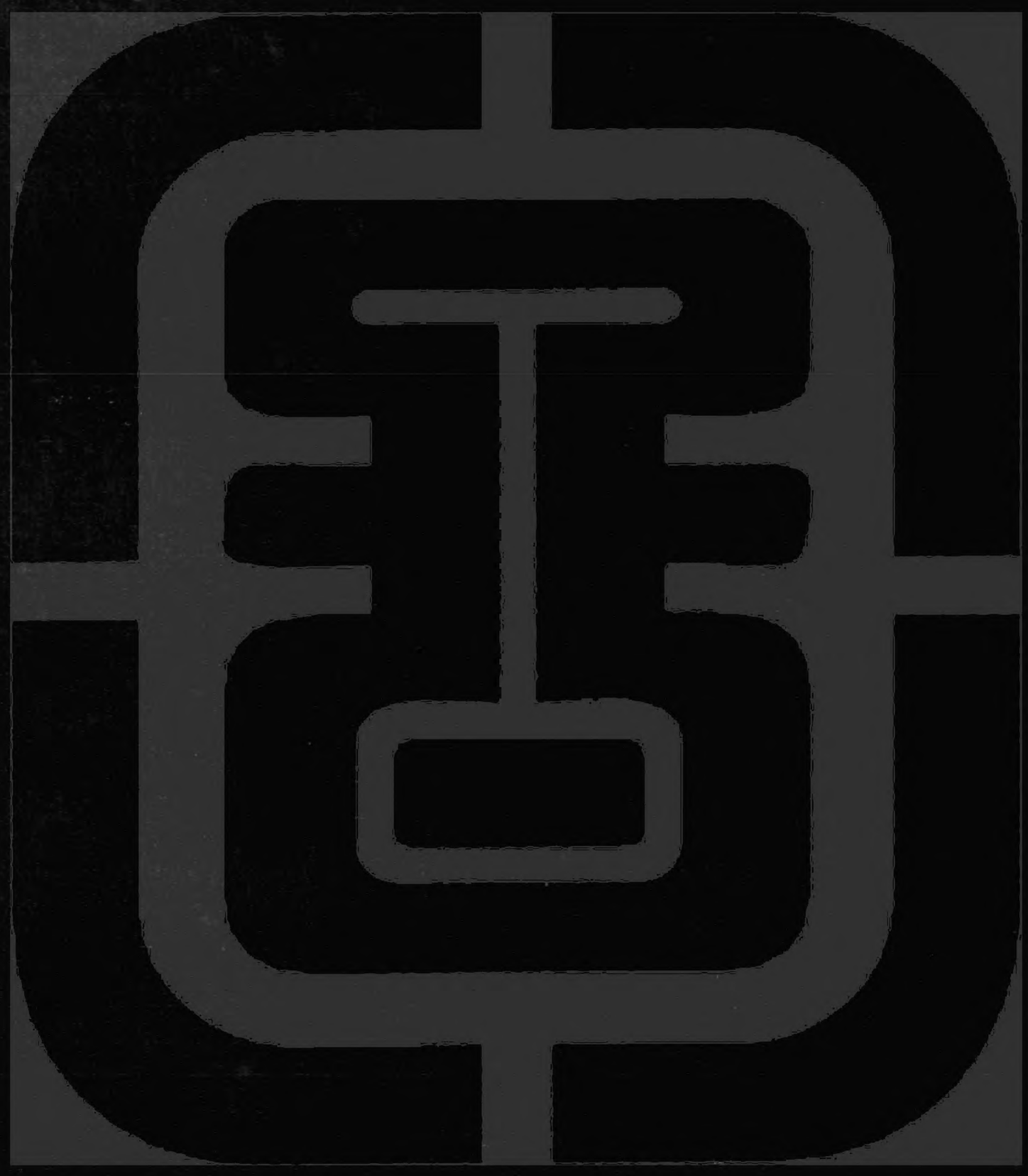
長沙耆舊傳曰夏叔丁母憂過禮遂患風濕一腳偏枯皇甫謐表曰久嬰篤疾半身不仁右腳偏小

尰

毛詩巧言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腫足爲尰骭傷爲微

漢書賈誼傳誼上書曰方今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股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失之不治必爲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

淮南子曰岸下氣多癰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

京師圖書館藏書之印